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婦難 焦侍郎入粵走官場

「當下新人變了顏色，一言不發。輔成也忍耐不住，說道：『不瞞夫人說，我當了上十年的窮翰林，只放過一回差，不曾有甚麼積蓄。』新人不等說完，便搶著說道：『罷，罷！幾兩錢的事情，你不還，我娘家也還得起，我明日打發人去要了來，不煩你費心。不過我這個也是掙你的體面。今天回門去，我家裡甚麼王爺、貝子、貝勒的福晉、姑娘，中堂、尚書、侍郎的夫人、小姐，擠滿了一屋子，我只插戴了這一點撈什子，還覺著怪寒塵的，誰知你到那麼驚天動地起來！早知道這樣，你又何必娶甚麼親！』說著，又叫了一聲：『來。』那陪嫁家人便走了進來，垂手站著。新人拿眼睛對著鴉片煙盤看了一眼，那家人便走到床前，半坐半躺的燒了一口煙，裝到斗上。輔成冷眼觀著，只見那家人把煙槍向那邊一送，新人躺下來接了，向燈上去吸，那家人此時簡直也躺了下來，一手擋著槍梢，一手拿著煙籤子，撥那斗門上的煙。輔成見了，只氣得三尸亂暴，七竅生煙！只因才做了親不過三朝，不便發作，忍了一肚子氣，仍到書房裡去安歇了。從此那珠寶店、金子店的人，三天五天便來催一次，輔成只急得沒路投奔。雪舫此時卻不來了，終日悶著一肚子氣，沒處好告訴，沒人好商量。一連過了二十多天，看看那娶來的新人，非但愈形驕蹇放縱，並且對於那六歲孩子，漸漸露出晚娘的面目來了。輔成更加心急，想想轉恨起雪舫來。然而徒恨也無益，總要想一個善後之策，因此焦灼的一連幾夜總睡不著。並且自從娶親以來，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，足跡輕易不踏到裡面。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氣，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，益加煩悶。忽然一日，自己決絕起來，定下一個計策，暗地裡安排妥當。只說家中老鼠多，損傷了書籍字畫，把一切書畫都歸了箱，送到會館裡存放，一共運去了十多箱書畫，暗中打發一個家人，到會館裡取了，運回家鄉去。等到了滿月那天，新人又照例回門去了；這一次回門，照例要娘家住幾天。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，便寫了個名條，到清秘堂去請了一個回籍措資的假，僱了長車，帶了小孩子，收拾了細軟，竟長行回籍去了。只留下一個家人看門，給了他一個月的工錢，叫他好好看守門戶，誑他說到天津，去去就來的。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後，卻寄了一封信給他丈人焦侍郎。這封信卻是駢四驢六的，足有三千多字，寫得異常的哀感頑豔。焦侍郎接了這封信，一氣一個死！無可奈何，只得把女兒權時養在家裡，等日後再作道理。我進京找他求信，恰好碰了這個當口。所以我也不便多說，耽擱了幾天，只得且回家去，過幾時再說的了。」

徐宗生一席長談，一面談著，一面喝著，不覺把酒喝完了，飯也吃了，問店家要了水來淨了面。我又問起焦侍郎為甚麼把一位小姐慣到如此地位。宗生道：「這也不懂。論起來，焦侍郎是很有閱歷的人，世途上、仕途上，都走的爛熟的了，不知為甚麼家庭中卻是如此。」我道：「世路仕路的閱歷，本來與家庭的事是兩樣的。」宗生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這位焦理儒，他是經過極苦貧來的，不應把小孩子慣得驕縱到這步田地。他焦家本是個富家，理儒是個庶出的晚子，十七八歲上，便沒了老子，弟兄們分家，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萬的家當。攔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賭，無一不來，不上幾年，一份家當，弄得精光。鬧的弟兄不理，族人厭惡，親戚冷眼，朋友遠避。在家鄉站不住了，賭一口氣走了出來，走到天津，住在同鄉的一家字號裡，白吃兩頓飯，人家也沒有好面目給他。可巧他的運氣來了，字號裡的棧房碰破了兩箱花椒，連忙修釘好了，總不免有漏出來的，字號裡的小伙計把他掃了回來。被這位焦侍郎看見了，不覺觸動了他的手藝，把那好的整的花椒，揀了出來，用一根線一顆一顆的穿起來，盤成了一個班指。被字號裡的伙計看見了，歡喜他精緻，和他要了。於是這個要穿一個，那個要穿一個，弄得天天很忙。他又會把他盤成珠子，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。穿了香珠，卻沒有人要；只有班指要的人多，甚至有出錢叫他穿的。齊巧有一位候補道進京引見，路過天津，是他的世伯輩，他用了『世愚姪』的帖子去見了一回，便把所穿的香珠，湊了一百零八顆，配了一副燒料的佛頭、紀念，穿成一掛朝珠，又穿了一個細緻的班指，作一份禮送了去。那位候補道歡喜的不得了，等他第二次去見了，便問他在天津作甚麼。他一時沒得好回答，便隨嘴答應，說要到廣東去謀事。那候補道便送了他五十兩銀子程儀。他得了這筆銀子，便當真到廣東去了。」

「原來他有一位姑丈，是廣東候補知府，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。誰知他在家鄉那等行為，早被他哥哥們寫信告訴了姑丈了，所以他到了廣東，那位姑丈只給他一個不見。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，他姑丈就在廣東續的弦，他向來沒有見過，就是請見世見不著。五十兩銀子有限，從天津到得廣東，已是差不多的了，再是姑丈不見，住了幾天客棧，看看銀子沒有了。他心急了，便走到他姑丈公館門口等著，等他姑丈拜客回來，他抓住了轎槓便叫姑丈。他姑丈到了此時，沒有法子，只得招呼他進去，問他來意。他說要謀事。他姑丈說：『談何容易！這廣東地方雖大，可知人也不少，非有大帽子壓下來，不能謀一個館地。並且你在家裡荒唐慣了，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規矩，你怎樣辦得到。不如仍舊回去罷。』他道：『此刻盤纏也用完了，回去不得，只得在這裡等機會。我就搬到姑丈公館來住著等，想姑丈也不多我這一碗閒飯。』他姑丈沒奈何，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館裡住。這一住又是好幾個月。喜得他還安分，不曾惹出逐客令來。他姑丈在廣東，原是一個紅紅兒的人，除了外面兩三個差使不算，還是總督衙門的文案。這一天總督要起一個折稿，三四個文案擬了出來，都不合意，便把這件事交了他姑丈。他姑丈帶回公館裡去弄，也弄不好。他看見了那奏稿節略，便自去擬出一篇稿來，送給他姑丈看，問使得不得。他姑丈向來鄙薄他的，如何看得在眼裡，拿過來便攔在一旁。但苦於自己左弄不好，右弄不好，姑且拿他的來看看，看了也不見得好。暗想且不要管他，明天且拿他去塞責。於是到了明天，果然袖了他的稿子去上轅。誰知那位制軍一看見了，便大加賞識，說好得很，卻不像老兄平日的筆墨。他姑丈一時無從隱瞞，又不便撒謊，只得直說了，是卑府親戚某人代作的。制軍道：『他現在辦甚麼事？是個甚麼功名？』他姑丈回說沒有事，也沒有功名。制軍道：『有了這個才學，不出身可惜了。我近來正少一個談天的人，老兄回去，可叫他來見我。』他姑丈怎麼好不答應，回去便給他一身光鮮衣服，叫他去見制軍。那制軍便留他在衙門裡住著，閒了時，便和他談天。他談風卻極好。有時悶了，和他下圍棋，他卻又能夠下兩子；並且輸贏當中，極有分寸，他的棋子雖然下得極高，卻不肯叫制軍大敗，有時自己還故意輸去兩子。偶然制軍高興了，在簽押房裡和兩位師爺小酌，他的酒量卻又不輸與別人；並且出主意行出個把酒令來，都是雅俗共賞的。若要和他考究經史學問，他卻又樣樣對答得上來；有時唱和幾首詩，他雖非元、白、李、杜，卻也才氣縱橫。因此制軍十分隆重他，每月送他五十兩銀子的束脩。他就在廣東闊天闊地起來。不多幾時，潮州府出了缺，制軍便授意藩臺，給他姑丈去署了。一年之後，他姑丈卸事回來，稟知交卸。制軍便問他：『我這回叫你署潮州，是甚麼意思，你可知道？』他姑丈回說是大帥的栽培。制軍道：『那倒並不是，我想你那個親戚，總要想法子叫他出身。你在省城當差，未必有錢多，此刻署了一年潮州，總可以寬裕點了，可以代你親戚捐一個功名了。』他姑丈此時不能不答應，然而也太刻薄一點，只和他捐了一個未入流，帶捐免驗看，指分廣東。他便照例稟到。制軍看見只代他弄了這麼個功名，心中也不舒服，只得吩咐藩臺，早點給他一個好缺署理。總督吩咐下來的，藩司那裡敢怠慢，不到一個月，河泊所出了缺，藩臺便委了他。原來這河泊所是廣東獨有的官，雖是個從九、未入，他那進款可了不得。事情又風流得很，名是專管河面的事，就連珠江上妓船也管了。他做了幾個月下來，那位制軍奉旨調到兩江去了，本省巡撫坐升了總督，藩臺坐升了撫臺，剩下藩臺的缺，卻調了福建藩臺來做。那時候一個最感恩知己的走了，應該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個道理。誰知他卻不然，除了上峰到任，循例道喜之外，朔望也不去上衙門，只在他自己衙門裡，辦他的風流公案。」

「那時新藩臺是從福建來的，所有跟來的官親幕友，都是初到廣東，聞得珠江風月，那一個不想去賞鑒賞鑒。有一天晚上，藩臺的少爺，和一個衙門裡的師爺，兩個人在谷埠（妓船麪聚之所）船上請客。不知怎樣，妓家得罪了那位師爺，師爺大發雷霆，把席面掀翻了，把船上東西打個稀爛，大呼小叫的，要叫河泊所來辦人。嚇得一眾妓女，鶯飛燕散的，都躲開了。一個鴛婦見不是事，就硬著頭皮，閃到艙裡去，跪下叩頭認罪。那師爺順手拿起一個茶碗，劈頭摔去，把鴛婦的頭皮摔破了，流出血來。請來的客，也有解勸的，也有幫著嚷打的。這個當口，恰好那位焦理儒，帶了兩個家人，划了一艘小船，出來巡河。剛剛巡到這個船邊，聽得吵鬧，他便跳過船來。剛剛走在船頭，忽見一個人在艙裡走出來，一見了理儒便道：『來得好，來得好！』理儒擡頭一看，卻

是一位姓張的候補道，也是極紅的人。原來理儒在督署裡面，當了差不多兩年的朋友，又是大帥跟前極有面子的，所以那一班候補道府，沒有一個不認得他的。當下理儒看見是熟人，便站住了腳。姓張的又低低的說道：『藩憲的少大人和老夫子在裡面，是船家得罪了他。閣下來得正好，請辦一辦他們，以警將來。』理儒聽了，理也不理，昂起頭走了進去，便厲聲問道：『誰在這裡鬧事？』旁邊有兩個認得理儒的，便都道：『好了，好了！他們的管頭來了。』有個便暗暗告訴那師爺，這便是河泊所焦理儒了。那師爺便上前招呼。理儒看見地下跪著一個頭破血流的婦人，便問誰在這裡打傷人。那師爺便道：『是兄弟摔了他一下。』理儒沉下臉道：『清平世界，那裡來的凶徒！』回頭叫帶來的家人道：『把他拿下了！』藩臺的少爺看見這個情形，不覺大怒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，敢這麼放肆！』理儒也怒道：『你既然在這裡胡鬧，怎麼連我也不知道！想也是凶徒一類的。』喝叫家人，把他也拿了。旁邊一個姓李的候補府，悄悄對他說道：『這兩位一個是藩臺少爺，一個是藩臺師爺。』理儒喝道：『甚麼少爺老爺，私爺公爺，在這裡犯了罪，我總得帶到衙門裡辦去。』姓李的見他認真起來，便閃在一邊，和一班道府大人，閃閃縮縮的，都到隔壁船上去，偷看他作何舉動。只見他帶來的兩個家人，一個看守了師爺，一個看守了少爺，他卻居中坐了，喝問那鴛婦：『是那一個打傷你的，快點說來。』那鴛婦只管叩頭，不肯供說。那師爺氣憤憤的說道：『是我打的，卻待怎樣！』理儒道：『好了，得了親供了。』叫家人帶了他兩個，連那鴛婦一起帶到衙門裡去。

「此時師爺少爺帶來的家人，早飛也似的跑進城報信去了。理儒把一起人也帶進城，到衙門裡，分別軟禁起來，自己卻不睡，坐在那裡等信。到得半夜裡，果然一個差官拿了藩臺的片子來要人。理儒道：『要甚麼人？』差官道：『要少爺和師爺。』理儒道：『我不懂。我是一個人衙門裡辦公，沒帶家眷，沒有少爺；官小俸薄，請不起朋友，也沒有師爺。』差官怒道：『誰問你這個來！我是要藩憲的少大人，以及藩署的師爺！』理儒道：『我這裡沒有！』差官道：『你方才拿來的就是。』理儒道：『那不是甚麼少爺師爺，是兩個鬧事傷人的凶徒！』差官道：『只他兩個就是，你請他出來，我一看便知。』理儒把桌子一拍，大喝道：『你是個甚麼東西，要來稽查本衙門的犯人！』喝叫家人：『給我打出去！』兩個家人，一片聲吶喝起來，那差官沒好氣，飛馬回衙門報信去了。藩臺聽了這話，也十分詫異，一半以為理儒誤會，一半以為那差官攪不清楚，只得寫了一封信，再打發別人去要。理儒接了信，付之一笑。草草的回了一個稟，交來人帶去。稟裡略言：『卑職所拿之人，確係凶徒，現有受傷人為證。無論此凶徒係何人，既以公事逮案，案未結，未便遽釋』云云。

「這兩次往返，天已亮了。理儒卻從從容容的吃過了早飯，才叫打轎回公事去。誰知他昨夜那一鬧，外面知道了，說是河泊所太爺誤拿藩臺的人，這一回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，不難合衙門的人都有些不便呢。此風聲一夜傳了開去，到得天明，合衙門的書吏差役，紛紛請假走了，甚至於擡轎的人也沒有了。理儒看見覺得好笑，只得另外僱了一乘小轎，自己帶了那一顆小小的印把，叫家人帶了那少爺、師爺、鴛婦，一同上制臺衙門去。」

這一去，有分教：胸前練雀橫飛出，又向最高枝上棲。未知理儒見了制臺，怎樣回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